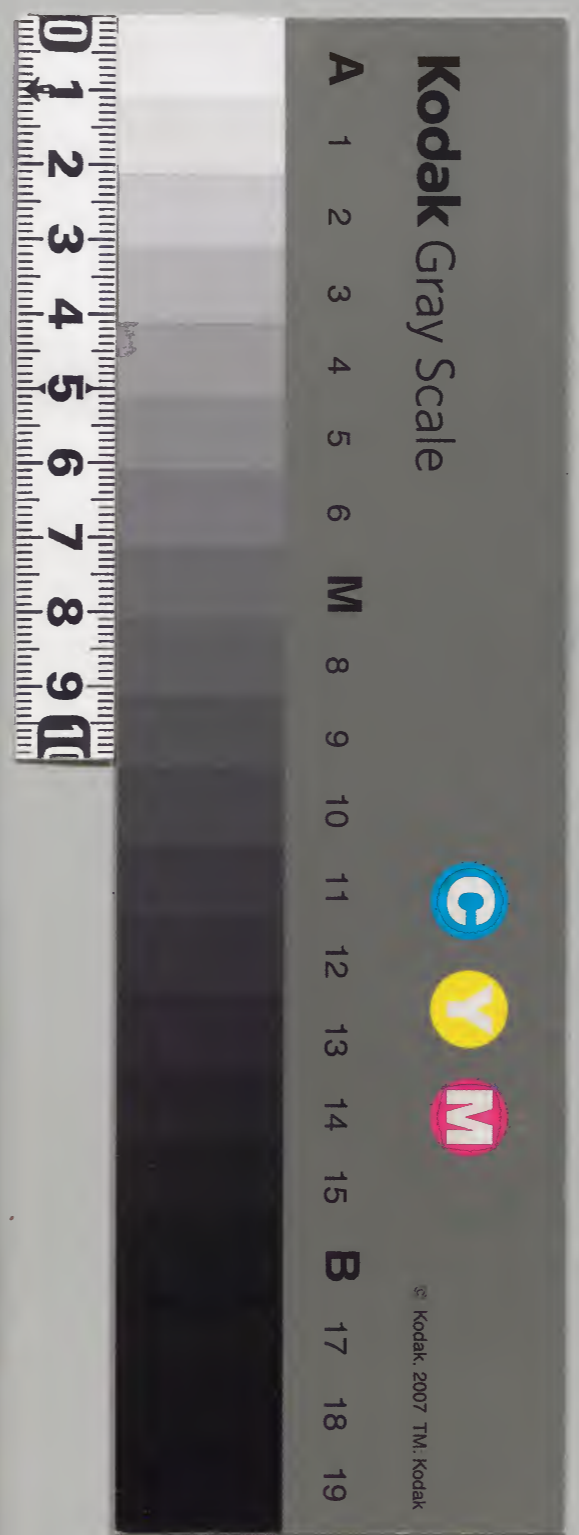


農商省
圖書
第 號
共 冊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〇
一三四
一〇三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〇
一〇四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4
冊數	10 (4)
函號	280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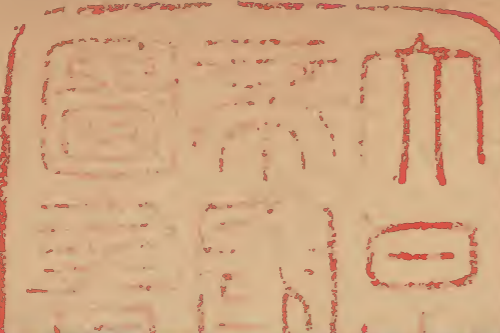
十四

明治十二年購求

三國志十四

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
 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
 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也昱謂縣中大姓
 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執事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
 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
 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
 遣鼓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
 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表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圖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表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志明

但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友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

欲爲天下者恕人

子之信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文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乎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

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

去於是表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

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

表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始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表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

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魏略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昱說太

出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共南面稱孤既而高祖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

昱字一本作兵

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表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表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

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

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

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

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昱背太祖頃之昱遷振

威將軍表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

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

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

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

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

太祖會黎陽討表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
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
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昱遣將軍
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昔者謂在擾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闔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亂也今天下既定在邦
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繼誅之宜先聞眾之
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是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
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性剛戾與人多逆人有告昱謀
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

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
縣供三日糧類雜以人脯由是失朝聖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
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
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藥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入橫於街
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
雖官名改易職雖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執內則聚羣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執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

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雄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

之年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

百慮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

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蓋終為所禽嘉

料之紹有十則公有十勝雖兵燹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

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

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丁與

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

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

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奸為虛

執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

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

深害也

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

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

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使信以招俊傑猶懼其

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言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釋王公謀與定天下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

太祖以容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敵

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入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納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表術與

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孫策轉關千里盡有江東

五

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盛而數為

智勝項羽雖蓋終為所禽嘉

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

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

無疑唯才所宜不

不為虛美以儉率丁與

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

與四海接恩之所

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公御下以道浸

潤不行此明勝八也

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

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

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

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

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若紹為寇

布為之援此深害也

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

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

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

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

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

以繼之

或薦嘉

召見論

天下事

太祖曰

使孤成

大業者

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

曰真吾主

也表為司空

軍祭酒

傅子曰太祖

謂嘉曰本初

擁冀州

不遜吾欲

討之力不

敵如何對

曰劉項之不

敵公所知

也漢祖唯

智勝項羽

雖蓋終為

所禽嘉

料之紹有

十則公有

十勝雖兵

燹無能為

也紹繁禮

多儀公體

任自然此

道勝一也

紹以逆動

公以猛而

上下知制

此治

無疑唯才

所宜不

為虛美以

儉率丁與

飢寒恤念

之形於顏

色

與四海接

恩之所

於大事與

四海接恩

之所公御

下以道浸

潤不行此

明勝八也

紹是非不

可知公所

是進之以

禮所不是

正之以法

六

此文勝九也

太祖笑曰如

卿所言孤何

德以堪之也

嘉又曰紹方

北擊公孫瓚

可因其遠征

東取呂布不

先取若紹為

寇布為之援

此深害也

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

破之布退固

守時士卒疲

倦太祖欲引

軍還

嘉說太祖急

攻之遂禽布

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

欲引軍還嘉

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

謀故也今布

每戰輒破氣

衰力盡內外

夫除一人

之患以沮

四海之望

安危之機

不可不察

太祖笑曰

君得之矣

傅子曰初

劉備來降

太祖以容

禮待之使

為豫州牧

嘉言於太

祖曰備有

雄才而甚

得眾心張

飛關羽者

皆萬人敵

也為之死

用嘉觀之

備終不為

入下其謀

未可測也

古人有言

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

宜早為之

所是時太

祖奉天子

以號令天

下方招納

英雄以明

大信未得

從嘉謀會

太祖使備

要擊表術

與程昱俱

駕而諫太

祖曰放備

變作矣時

備已去遂

舉兵以孫

策轉關千

里盡有江

東

聞太祖與

袁紹相持

於官渡將

渡江北襲

許眾聞皆

懼嘉料之

曰

策新并江

東所誅皆

英豪雄傑

能得人死

力者也然

策輕而無

備

雖有百萬

之眾無異

於獨行中

原也若刺

客伏起一

人之敵耳

以

吾觀之必

死於匹夫

之手策臨

江未濟果

為許貢客

所殺

傅子曰太

祖欲速征

劉備議者

懼軍出袁

紹襲其後

進不得戰

而退失所

據語在武

紀太祖疑

以問嘉嘉

勸太祖曰

紹

性遲而多

疑來必不

速備新起

眾心未附

急擊之必

敗此存亡

之機不可

失也太祖

曰善遂東

征

備備敗奔

紹紹果不

出臣松之

按武紀決

計征備量

紹不出皆

出自太祖

此云用嘉

計則為不

同又本傳

稱自嘉料

孫策輕俳

必死於匹

夫之手誠

為明於見

事然自非

上智無以

知其死在

何年也今

正以冀許

年死此蓋

事之偶合

從破袁紹

紹死又從

討譚尚於

黎陽連戰

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

攻之嘉曰

袁紹愛此

二子莫適

立也有郭

圖逢紀為

之

謀臣必交

鬪其間還

相離也急

之則相持

緩之而後

爭心生不

如

謀臣必交

鬪其間還

相離也急

之則相持

緩之而後

爭心生不

如

謀臣必交

鬪其間還

相離也急

之則相持

緩之而後

爭心生不

如

謀臣必交

鬪其間還

相離也急

之則相持

緩之而後

爭心生不

如

謀臣必交

鬪其間還

相離也急

之則相持

緩之而後

爭心生不

如

謀臣必交

鬪其間還

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以此既平太祖多辟召其冀幽并知名之士漸可爭之以為首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
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
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
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
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
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
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哀忠寵命不必當身念功惟續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
封厥千卒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淵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
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帷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
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遠東以裊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
勲實由嘉力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根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
褒亡為存厚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後太祖征荆州還於巴
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
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補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卒爾夫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下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刑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

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散騎常侍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瘦陶長相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疆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請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前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空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大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
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
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
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
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
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
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
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
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
未必服從今留臣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
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得奉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

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
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
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
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
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
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徒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
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
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
辭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
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
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
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

表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表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宐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宐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宐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表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宐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

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宐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關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蒲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豈徒與列將功臣並矣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不特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密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遷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其與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執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

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惠音德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邾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人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_城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萬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緣
策果襲其後勲窮蹶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
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
策謂其威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賞募太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
留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風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
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
見如此太祖每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
太祖適知便止是者三其首趨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妄於猥坐說也太祖已
探見其心矣坐能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以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漢中山峻難登軍士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
軍少食不如速還曄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睿可
克加糧道不繼雖軍猶不能皆前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
多出弩以射其營營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
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
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
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

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

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

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

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

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相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

如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

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

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

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

軍報敵於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

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

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

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

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

故求降必內有急備前魏校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外有備眾心不安又恐中

國乘其變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備眾心不安又恐中

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一州山川依水有急相救此

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安大興師徑度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

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

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

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問我代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

不取計抑怒救吳必然而之就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

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靈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

才故漢驍騎將軍南陽諸侯也今言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靈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

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

為吳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為帝就封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

既受王位却獨兵之後臣等事中國不愛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

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受身事中國不愛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

發我國家俘我人民子以為備謀我受吳民無絲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

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

畢而內行不
顧果如薛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
來不成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
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
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
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三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
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
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
自我魏室之承大序旣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
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
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
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
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
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
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
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
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
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
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
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
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
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昨
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

傅子曰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暉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暨每從內出輒過暉暉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未待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吾言蜀可伐暉曰暉可召賢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說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來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思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及者暉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 傅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干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虜婁遣主部迎喜三部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表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

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
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兄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
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
武志節沈豫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
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
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
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空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且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
制是驅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
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夫
信也帝不聽豫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
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
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其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
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
疆齊嬴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
責也陛下聖明神武之略含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
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
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故
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
之不及與折後事已耳然沓清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凌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齊王即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
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惟懼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廊上孫阿今見召
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
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
不復得歸永辭於此疾氣彌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
甚備采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
孫阿果得之形狀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
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云濟泣曰雖哀吾兒遷太尉初侍中高
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
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邠
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

之後故 陳思王作武帝誅曰於穆武王曾穆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蚩龍神於禪禪自祭其先不祭蚩龍也駢麟白虎仁於財財自祭其先不祭駢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財禪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財禪之譬雖似非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

蝕變 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將濟之辭已可謂之有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將濟其有焉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謂曰初濟請司馬宣王言宣王肯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

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邵陽祿祿音都活反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嚙和壁於秦王之庭而兼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討吏尚書今苟或見資歎曰北州乘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得見孫討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

龍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

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亭侯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嶽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竄視吳虜窟於江湖皆撓而避之小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搖動費力廣六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賊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日鄴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大入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鄴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結果取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

公孫淵帝欲邀討之

明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鳥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鳥之還至馬邑按用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彥梁驍破今孫資等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公比能帥三萬騎圍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帝從之此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

有所招喻多放所為帝從之此能果釋豫而還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

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群下共之既以不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指成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誣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逸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召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如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悞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嗣位而出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老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

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雜樓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輒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其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

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躍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

弟篡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其出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

不得復內肇等皆燕王驍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詔廷尉以處事失宜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

流涕而出亦免系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整觀書

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入廣據職執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

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聰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

安劉氏漢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始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遂特親詔臣以重慮及至屢駕陛

下即作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勅不傾使各守分職繼介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

當據執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其力均衡乎寵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

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

宜以聖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入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

為吾遠圖今日可參平勃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

聖凡所用明試以功陳乎初事漢祖絳灌等謗乎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繩始事高

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

日碑美以以至書實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乎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

言平券曰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
又所謂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夢劉于時號為
專任制國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方適莫受人親任
埋豈得為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
家欲以言掩其大失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恐負國玷終莫能磨也

千一自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
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
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身舊章資歎曰吾
以坐受惡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
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學官內望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選印綬
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
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
加以日以資酒之曠焉

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十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資復遜位
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

失抑亲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

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

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
楚子向穎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丞益盛從父弟紳字典公廷尉正楚及盛紳並有文
藏盛又各書各理諸
所論著正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

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

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林淵曰御樂莫非歸其姑熾熾之聲其能其實矣
其言而善當其採其其命也修文緯其資漢鄭並管與舌
平曰慈皇德嘉童即隱報報水策精細其之奇士報壽命壽業

魏書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成寄秦翊
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
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
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
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
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
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
門吳塘諸場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
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
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葺覆之

魏書十五

三國志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成寄秦翊
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
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
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
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
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
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
門吳塘諸場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
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
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葺覆之

文選

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
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
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人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曰
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
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
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一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
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
修廣吳淞陵大塢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

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婿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與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晉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昇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備儻有大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開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記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闔巷園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

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

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

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

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

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

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

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

意臣松之按朗此對但為解述卓功德不附贅語而釋而也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亦上之辭如為朗知卓必亡恐見留

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也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

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也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
得進其孰必停於此此乃四
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
迫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
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
請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
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
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
兵眾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
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
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
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
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
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
一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
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
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
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
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
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
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
孰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鬼
行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
夫內威不軌於榮為長又以為
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
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
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
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
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
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
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
人倫典籍鄉人李觀等盛得名
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觀等敗時人
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
不能致太平以朗為伊顏之徒雖
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
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
孫盛曰既失之而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
仁者遠矣易稱頹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
言不言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
與大賢行藏道一歸卷斯同御世垂訓雖無降異
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八於室數世
論其有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
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
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
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終謂將士曰利史蒙恩厚督司軍
三徵功不効而遭此疫
腐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
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子道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字文以子聖繼朗後遺薨聖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聖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無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

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十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初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

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滌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

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

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

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屯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頽部曲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直屯田都尉一、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也後單于入侍西無虞習之績也

習求五牛習念不聽則恐其思若聽則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任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救

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中史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更民惶

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

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路騎驚駭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

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曾使也陽以備肅小昔有愛妻任在晉陽昔既

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返還并州留其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首陽盜取其

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習善射不敢追習乃令中張景瑛等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

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習前後有策略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

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五

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

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

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

二義士乎臣竊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觀其骨肉義非刎頭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

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言史傳曰思與薛梯鄧嘉俱

備術所在名為閉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梯史王忠部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

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貌亦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肯發怒曰

曠怒無度下吏嗾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世有恩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楊

筆作書蠅集筆端驛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遂縶又有高陽劉頴歷位宰守可惡尤甚以

施畏魯郡倪頴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碎其

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自每出行

頭又亂杖擗之率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輒地求錢所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

吏隨觀察之白日常自於當道閉閤因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

相檢驗皆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

不復從其便使伍百曳五官掾持柵入頓頭責之類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

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恩兒扶昌在道立類望見呵其兒曰

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屍與死也類在弘

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

軍司馬文士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老不任宰郡以昌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有

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磨好刀後歷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

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

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

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

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

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

無所屬寇嶠澗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

為議郎參錄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

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騰許之而更猶豫既恐
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
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
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
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
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
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
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
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武都徙民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

家具設資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許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勿怪乃方信之器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說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事之宿望難違其旨乃
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功曹
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守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
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器曰楚才
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
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
富貴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
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目於城
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離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
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
獲重刑而楚以功封侯長史掾馬顯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
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帝帝顧
之而笑遂乃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
爭篇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樽蒲投壺歡欣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
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
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

執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
 坐受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
 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
 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翹演各逐故
 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執故則得以有功
 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
 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討擊
 鄜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鄜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
 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
 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
 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
 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

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
 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已疲倦虜眾銳難與爭鋒既曰今
 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
 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
 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
 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
 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略曰成公英
未嘗論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中郎黨散去唯英獨從 典畧曰韓遂在湟中其
督關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危厄驅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
心當從我中西南諸胡耳英曰與兵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
行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與爾更候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思肩於老中
須其去召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
羌衛護之及夏候淵遂使關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
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
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
社此也遂流涕頓首公嘉其救管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
病卒 魏畧曰關行金城人也後名歸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

擊騰于起亦號為健行嘗刺超不折因以折牙擣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
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歸始起兵時自
有所遇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二十餘年民兵疲
瘁所處又挾空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營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丹赤約
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儀留行守營營而馬超等結反
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遂起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
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行約有數
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
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
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誅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
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
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而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
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
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
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鄴
陵侯彰驍騎司馬官王為征南將軍都
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一守將乙條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但作
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期期而還以條等遙見之數戰如是月餘及大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

謂儒為快或以為曉以少疑眾得
聲救之空儒猶以此為還為太僕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
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
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
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
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
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
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濟燉煌張恭周生列等終
昔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顧既三十英字伯濟馬翊著姓建安初為
蒲阪令英性剛與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各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
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營因醉欲親狎英英
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莊莊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
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
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

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卽位追

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

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

誅語在夏侯玄傳魏書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

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
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說一旦以女徵去
郡還在里舍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
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王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
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詔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令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
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進豐時取急出子範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
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
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

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

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

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

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

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

是時諸州皆屯戍恢爲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

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

進必將爲患於是焚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

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

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從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

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

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

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

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名著及爲朕執事忠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

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

史有治各官至征東將軍魏畧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

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

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為郡吏少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

害逵絳人既潰後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

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

請遂乃免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為者也援怒

逵從審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祿公道者與初逵過皮氏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輿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願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

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

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半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

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

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

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

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搯折脚坐免

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成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曰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而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馮牧守常自誤乃發憤生瘵後所病州人自啓願欲公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瘵愈大達本名階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執道逢水衡

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典喪事

魏畧曰時太子在鄴

鄴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瀕於是軍中僇動舉察惡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為不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南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不立空因而無之乃為作長微告所在給其餐食 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

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邺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

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開

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

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

魏畧曰州遠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言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督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

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

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

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

內治民事過鄠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

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

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

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

奪其心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

道進軍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

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

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達休軍幾無救也

曰休惡達進謂乃可責達遂使主者赦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見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而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而國於民彼雖輕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易爲以是稱說滅獲之心耳今恐其私忿而急彼之憂難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壯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爲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上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惠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遠存有忠勳

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魏略曰甘露二

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開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

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流有慨然天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

堂有穿漏充咸熙中為中護軍晉諸公贊曰充字公問甘肅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

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字沛二人繼達後耳字

子憲也唐人也與平中本郡人饑困孚為諸生當種難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

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關尚出軍詣

平原留別駕密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

配知外勤止海孚議所遣字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

問孚當何所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二

人不語所之皆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此等傳及到梁其使從者

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

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

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

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手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

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

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字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衣服隨晝夜出時守

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字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

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表譚又

追擊尚尚走卒與尚相失遂請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

降尚擾亂未卒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

頭謝太祖問其所自孚言今城中糧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宜傳明教

公謂孚曰卿復還宜之乎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

中以安乃還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所問裁置元敬出守解長各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

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李本姓馬復改為李楊沛

字孔舉馮翊人年八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驟除為新鄭長興平本人多飢窮沛課民畜乾

糲收登豆閭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獲在小倉會太祖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

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糲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

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觸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舉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

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問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

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

科法太祖曰善無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勸之且以報乾糲也

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驍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救沛為令數年以

公能轉為錢先許計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

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

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拚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

壞自詎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

故進而沛本以能見用遂以議郎充散里巷沛前後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

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

廬居止其中其子凍餒沛病亡

鄉人親友及故民為墳墓也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威精達事機
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魏書十五

再川中園
氏書南中

三國志十五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
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
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
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
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
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共數百
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旱軍食不足羽林監顧川奏
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牟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

蕭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

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

祗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發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與周旋討伐

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祗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

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利以祗後祗自以為說牛輸穀入

早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祗猶以為當如故大祗後祗自以為說牛輸穀入

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祗乃然之祗後祗自以為說牛輸穀入

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祗後祗自以為說牛輸穀入

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祗之過也祗子處中祗後祗自以為說牛輸穀入

姓棘先人避難易為廉孫據守道濟濟州刺史祗後祗自以為說牛輸穀入

高兄臧字元方集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

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

收郵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

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際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

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蒙汲黯之為人

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許遇不足則慨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蒙汲黯之為人

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蒙汲黯之為人

走則聞之豫使人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

解語以禮報之導魯破則餒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徒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

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

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

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

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

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蒙汲黯之為人

漢中為河西作聲勢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蒙汲黯之為人

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蒙汲黯之為人

無影發外燭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郵以威恩為官効用西平趙河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郵民之効又能和戎狄肅心効節遺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

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與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勸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二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異指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畧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此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則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一欲下馬謝侍中傅異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四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死偶况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志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

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

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

進之太祖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昌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凶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

畿於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

大志在荊州賊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卿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常嫌其闊達不助畿意於諸事言此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

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

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澗閭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

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

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或稱畿勇壯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

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謂

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

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

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

三國十六

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邱津度邱音豆魏略曰初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一人作河東也固妻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

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出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傳子曰先云既欲爲虎而惡食

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

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

徐以賞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

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

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

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

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

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化之魏畧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功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

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
守杜畿孔子所謂焉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
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
乘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真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
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
既情愛發中文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
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
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
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
侯徵為尚書及踐祚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畧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哀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
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令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
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
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

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宣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
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

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

諡曰戴侯子恕司馬遷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郡留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
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
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
畧曰李豐父名義與此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
與馮翊李豐俱為
父任總用相善及各成人豐祗
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
帝以恕大臣子權拜散騎侍郎
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

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

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

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讓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梯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祜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

河南尹粹字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

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搢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

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

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

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

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

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

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

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

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

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

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

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

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

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

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

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

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

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

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愈

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

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

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以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行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

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東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

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繇而放
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
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
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
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
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
競以儒家爲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
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此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表備見轉爲吏部郎荀俊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忽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
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
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

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
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
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
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
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
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
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
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儒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闢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佞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

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忽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迕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有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八年其論議允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畧曰怨在弘農竟

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怨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河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教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教吏卒行各持錄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劫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場因其起家爲河

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

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

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

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

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

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

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剗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

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之呼爲非耶僕自愛之無所怨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恕憫儻任意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畱阮武亦從清河太守

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

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

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善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大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

又著興林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

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畧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

問既下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嘗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謂

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

業並授其或雖解質而不解詳無偏色以故畜地牽譬引類至志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

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後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大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不出為守至正始中以年老歸
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怨考論駁皆可觀擬其切世大事著于

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
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
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
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
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左傳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亦
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般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般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
有才望為黃門郎趙王倫所殺斌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永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
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諱宇士信微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潤達博通
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伊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皆太子
少傅平東將軍坦弟炳字叔文河南伊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皆太子
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
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選領軍
長史喪官王衍特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
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

避難淮南表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有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卅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和繼乃使諸縣

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典等懼將餘衆聚郟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

頌之號曰鄭公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

乏材木乃課民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

界引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

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陽

秋曰泰子衰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衰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留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衰為司空固辭不受終于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諡皆為卿默子球清道有禮識尚書右僕射選球弟彥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

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

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

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池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

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

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

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其交市使吏民護

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

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魏畧曰天小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熒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禮犂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犂犂又教作耨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熒煌俗婦人作裙纒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熒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典利可以亞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

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

國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植茲發伏咸為

良二千石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于農殖又歷數四二

千石取解司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

民以閑月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

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萊園使吏役閑組治又

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冰吏亦

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

州十郡最甚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

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

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聚庶必非

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斐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

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涉稽留十餘日

乃出界東行至橋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

曰我心不願平原斐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

頌之也今孤節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九校尉建安初裴氏在冀州郡去本郡家居鄰九年暫出到

武安千城中曾太祖破城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常斬太祖聞見之疑其衣冠也問

其祖考而識其衣乃解於警軍謀豫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

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

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龐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

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

以為愚性剛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

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邵即

孰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曰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

不邪將逮及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

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字元儁孔

子朝於苦縣之賴卿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

教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

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

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

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

經論治體蓋有觀焉

如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

魏代之名守乎怨屢陳時政

魏書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
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
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
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
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
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
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
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
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
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
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
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
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
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
不力戰遂欲挑與語儻可
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
未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
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
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魏書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三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
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
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
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
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
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
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
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
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
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
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
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
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
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
不力戰遂欲挑與語儻可
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
未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
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
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表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曰也今天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

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

還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

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

具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

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

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

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

兵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

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

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

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

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瀾山瀾中有天杜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

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

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

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

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

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梯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

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還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

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且遼被甲持戟先登
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
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
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而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
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
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賊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
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流曰大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
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
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
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宜其用事正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
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
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

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
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
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
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
敕遼毋至尊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
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
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
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
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
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
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大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
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
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

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濫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統嗣統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統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於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三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雖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即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芒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

略禁怒令其眾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請太祖自誅禁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諳詐何緣徐鑿壘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及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

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
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孫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孫孫與禁有舊請禁降諸將皆以為孫已降當送請
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孫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孫訣隕涕而斬之是時
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孫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
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曾不為舊交希冀
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虜死如惡論官哉
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
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
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二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
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

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
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
騎齋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
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
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
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
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
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
其後禁等官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志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

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

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

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

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

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圍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表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

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聚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

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

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

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

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

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氏又被馬超

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實茂太祖從散

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

畱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

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

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畧曰淵雖為都督劉備備郃而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

用此何為耶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
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
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
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係高山不敢戰太
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
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
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
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
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
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
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

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
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
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
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
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
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
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
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
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
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
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
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之郃曰軍法圖
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

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諱

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野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虛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臧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表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入慕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丁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斬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張魯別遣晃討攻積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

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河水死太祖令曰賊圍斬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苞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遂鄉侯及踐祚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
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表
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
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
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
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郗叛袁紹而將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綏暫見齊整意尚快快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祥昂等果反即斬昂以朕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晉郗昂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愷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後以是減損戍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郗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部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昔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郗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子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利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眾數千家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於徐州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為許都治中李封也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擊將乾兵與諸將擊關羽

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

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邈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邈軍斬邈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

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
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
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
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
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
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
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
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
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
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
表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
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青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長吏俱免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秉等曰相誠教止當綱不待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大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迫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
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
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
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
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許論時事或人問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
明誠凡人行事年少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
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中陽太守嘗言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
望取為右司馬重以論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
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知字茂約永嘉中並為郎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宴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

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櫬以從而光祖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

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
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
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遂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
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
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
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畧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
吳敦名贖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
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濟會太祖前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
休都督青徐霸為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
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
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

侯子權嗣霸前伐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孫
字太伯首

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此百官多不知誰所
撰也皆有題目稱姓小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

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
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

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原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
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諸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
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
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

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

已太祖濟漢聘乃請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

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

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

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賊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
是以魏武一而身之以一方之任其壯武見知於舍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

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
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
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
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
去聘追擊破之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
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然可以疑之乃救城中人使不
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
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常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畧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
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
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相禹爲江夏
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
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步民吳母等作亂與昌稀通太祖以虔

代松虔到招誘吳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
虔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群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表紹所置中郎將
郭祖公孫續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
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
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各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
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
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
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

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每欲危害祥祥無怠慮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侍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贈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

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

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

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

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吳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

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

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

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

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

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

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

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疑故號曰虎疑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偏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是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歎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平鄉侯邑七百戶賜

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水爲讐韋爲報之小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承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

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鏡棄楯但持長矛搽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
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
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
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
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
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
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
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
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
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
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
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

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
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
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魁兵接戰賊前搏之韋
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臆目
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往舞
陰聞韋死爲流涕募問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
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徂道人也但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
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
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
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後戰罷之後眾人曰言援死而不得其言援鍾繇之甥惠拜中郎將

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曰言援死而不得其言援鍾繇之甥惠農憲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

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

於渭南惠隨超入漢陽保其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

定漢中惠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

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

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魏書曰其從兄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各從時在蜀惠

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

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言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

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謂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

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謂衛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

之自平日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

何曰吾聞良將不快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

也戰益怒氣愈壯而小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百二

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矢弓矢獨抱船覆水中

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

何為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

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惠

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隕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

昭果毅蹈難成名蓋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

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

封列侯王隱蜀記曰會丁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鄴家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

死於樊城文帝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

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救清聞之棄

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表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

義士救遣不殺由是

以忠烈聞

猛字叔威本蠡人也猛父與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丞

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

州詔以陳甯人邯鄲商為猛

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

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

汝亦疾矣請和解尚可乎猛

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

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

與真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

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

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

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

張掖燉煌二郡初魏末肯發兵

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

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

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

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

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

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

子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

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

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

報乃幃車袖劍自刺壽於都亭

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

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

綬縱娥娥不肯去遂擲載還家會

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

閭

皇南謠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

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

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也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

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

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徵也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

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備之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孺弱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

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孺弱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

於壽絕滅門戶痛呼不勝也願詳察也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

壽不仁絕親親恩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

神心死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訖扼腕切齒悲涕

數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李壽曰卿等笑我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頭血

汚此刃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車中何壽至光和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

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避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上

娥親尋復就地所之探中樹蘭折所
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
頭持請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
法縱之娥親曰警塞身死妾之明分
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
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警
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
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
奪疆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
農張與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
梁寬追述娥親為其傳玄晏先生以
弱之微念父母之酷痛感警當之曰
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戎
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
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弛還州超復圍州所
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
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
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

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
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
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
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與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
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大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
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計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
隔絕不通燉煌太守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
人推行長史事恩信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張
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
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
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

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
其手將去責噉之用活何為乃捕得
從一頭所賊四五人賊走復台聚圍中
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
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
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出又指求
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
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
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
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
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宗家不問
布笠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視
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
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推計
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賊霸文聘呂虔鎮衛州
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
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邑閭閻向城大呼齊解
路之烈焉

魏書十八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魏書十九

三國志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
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
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
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
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
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
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
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
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
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

魏書十九

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
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
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
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二日一夜與
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
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
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
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
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植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黃鬚兒竟大奇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首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

國

魏畧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劍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塔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太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

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

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

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

京都疾薨于邸諡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鑾輅龍旂

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

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

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

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

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

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
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
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
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

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

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

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

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

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

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

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

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見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
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
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太祖旣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

而又表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典畧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

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
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受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
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
璋鷹揚於河朔韓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
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
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閉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唄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
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以
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
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
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
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劉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摘撫利病昔田巴毀
五帝罪三王些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
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
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
說必有可采擊軼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
世也昔揚子雲先朝純載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
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抹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待數日
若彌年載意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
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城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
仰德不暇日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且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
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
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
殆如此矣是以對榻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
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
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
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崇之過言竊以為未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
章相妨善哉輒受所惠竊備瞻睽歌誦而已敢志惠施以泰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
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
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後
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在洛陽
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
見之賜髦穀帛 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上海人有悅其臭者書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語曰修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麗內
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
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大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

王凌並為主薄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付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故門下教出以
次答教裁出亦已入太祖惟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教門不得出以
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
交構賜死修子躡躡子準皆知名於晉世 謝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督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
帝末為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兄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迨逢卒歲而已成都
王知準不治猶以為其各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禱三事
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儻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後準與裴頠樂廣善
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儻之有高韻謂準曰儻當及卿然髦不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準曰儻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儻雖欲高韻而
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儻似準而疎儻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儻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
醉之王召植植不能
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
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有喟然有臣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揚
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
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楸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
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
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苗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文共替之及太子立欲治
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曰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
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 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

安中爲黃門侍郎廉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真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真聞知臣立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真

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

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

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

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

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

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

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

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

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

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

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

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

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

流荒服來王超商越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

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

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

有叙濟濟雋乂我躬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

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

將寘于理元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

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之闕誰弼予身 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小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糒糧飢不違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鏢涑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許黃阪是階西濟關谷

或降或升驂駢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邁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躬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備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覺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曰頭負鐵鑽徒跪請關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對語又不使冠履頓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備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束歸以叙隔濶之思而備國使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折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曰夕過首陽伊洛曠日深欲濟川無梁泥河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家麻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能進我思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臬鳴衡輒羽狼當路嚙者憐問曰思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臬鳴衡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違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翮感物傷我懷撫心嘆息嘆息何所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雲恨寄京師存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百啗咤令心悲心悲勸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舍情然後展反勸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處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末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日年誰能持離別承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子體俱享黃髮期收弟即

長塗援筆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

從此解

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曰臣聞士之生也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
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
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與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
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
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
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

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
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鉞者恐
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
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魏甲至齊雍門秋請死之齊王曰鼓
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
人臣之禮邪雍門秋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
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
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王曰有之雍門秋曰今感甲主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
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哉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鈎如
雍門秋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秋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
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

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

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

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捐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里而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而先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而亡地五百魯君計相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白兔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
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大人貴生者非貴其養
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時際者非虛張
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恥故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久死之論蓋利有東生之義彼
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小展也是用喟然求試
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
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
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
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
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
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絀藥鋼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
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

帝閱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寶
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其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心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
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
遠游戴武弁解未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各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我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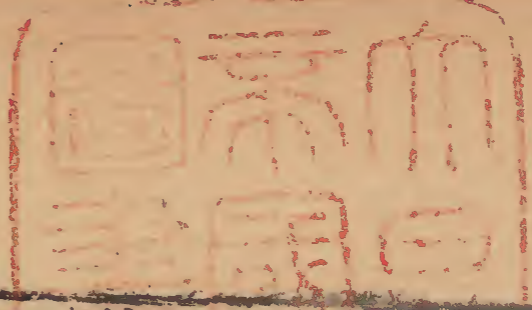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
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
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爲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
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自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
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

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稱說不足以感通哉夫同貴賤崇親
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
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政有司如王所訢植復上疏陳審舉
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
非皆智三季之末皆非知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振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
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
矣昔伊尹之為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
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
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
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觀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壘場
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于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
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
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
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優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
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
蚌蛤浮翔於淮泗颺颺謹諱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
餐臨觴而搥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若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
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
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怡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
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
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
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
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
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
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
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授掛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
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按孫吳之要追慕卜商
起予左右效命先軀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邈遠
情不上通徒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

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
匡國三監之戮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
中必有應斯舉臣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
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
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
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
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今臣與陛下處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
 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
 下議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
 暮至旦其器之及受禪改封野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後轉博士祭酒及齊土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觀而不得
 樹本助化而速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直甚切帝大怒免之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
 常太康九年卒論曰定公

蕭懷王熊 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
 王青龍二 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 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
 然不能立 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

其此之謂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
 與矣假令太祖防邊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小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
 至至於植者乃 今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
 每覽植之華采 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